

卷六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沈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時已別為五等曰公侯

伯子男。觀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解者謂瑞

玉為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可見矣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枋與柄同以詔王治。一曰爵

二曰祿

三曰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以功詔祿有功者告于王。

而祿以能詔事。有才能者告于王。俾以治事。以久奠食食氣稟也。以任事之。

定久而久之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

至君十卿祿祿也。爵以貴之。臣非得君之爵則

無以為榮祿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祿則無以為

養是爵祿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報功而

使之盡心任力礪世磨鈍而使之趨事赴工者

也其柄必出於上非人臣所得專也故周禮天

官之大宰內史夏官之司士其於爵祿惟以詔

告于王而已非敢自專其柄也以此為防惟恐

司其事者或有所專擅後世乃有非所攸司而

手握王爵口銜天語者安得不罹凶國害家之

禍哉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

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熹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此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言中下士大國地方

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君十十倍卿祿卿祿四四倍大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禮記

朱熹曰此班祿之制也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

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

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也

臣按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周

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

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則通天子而言公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

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則通天

子言而以子男同一位而為五等諸侯之上大

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兼君言而通以為六等。與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祿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自言其詳不可得聞矣。此蓋其略爾。先儒亦謂其不可考。闕之可也。臣姑載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與二書不同者。以見成周所頒爵祿之制。其大略有如此者。以上爵祿之制洪範凡厥正人。既富也。祿之方穀也。善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廉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又曰。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于其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案身為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

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其庶幾洪範之意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朱熹曰。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優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職田。蓋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

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

俸十五若倉一石則益五斗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

臣按。此二詔皆推洪範既富方穀之意。益官之俸。而於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謂善推古人之意。而廣之矣。宣帝所謂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尤為確論。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也。

宋太祖詔曰。吏負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可責以廉。與其冗負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

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負舊俸外增給五千

臣按宋太祖所謂與其冗官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古今之至論也。臣敢率以為

今日獻

以上頒爵祿之制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敬大臣之禮

周易晉

坤下離上康侯

安國

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程頤曰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

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

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

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

而曰侯未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

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朱熹曰晉進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多受大賜

而顯被親禮也

臣按侯而謂之康者以其有康民安國之功而

得為侯者也大明之君在上臣下順附而奉承

之而有康民安國之功。是以人君必錫之以寵數車馬。至於衆多接之以親禮。晝日至于三接。在外之侯且然。則內之公卿可知也。後世人主於在外之諸侯。曠世不一再見。於內之公卿。或五日一朝。或間日視朝。其勤者雖一日一朝。然惟應故事而已。顏面之不親。情意之不孚。况望其晝日之間三接乎。夫惟接見之頻。然後其情可以通。其言可以入。勢分不至於懸隔。而上下無壅蔽之患。內外無廢墜之事也。有志任賢求治之主。尚念之哉。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孔穎達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臣按先儒謂臣以分言。鄰以情言。君臣之間。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故帝舜於大禹。既欲其盡臣道。以親助於我。曰。臣哉。鄰哉。又欲其親助。我以盡臣道。曰。鄰哉。臣哉。反復詠歎之。不置。舜歎而言之。禹俞而然之。君臣之際。其交相親近。有如此者。後世人君之於臣下。不過於嚴。則過於瀆。此上下之情。所以不孚。而治功之成。恒不若於古歟。

帝庸用也作歌詩曰勅戒天之命惟時無時而惟幾幾事

之敬也無事乃歌曰股肱臣也喜哉元首君也起起興哉百

工熙廣也哉臯陶拜手稽首颺疾大言而言曰念哉率總

作興事慎乃憲謹其所欽哉屢數也省乃成欽哉乃賡

也續也載成也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安也哉又歌

曰元首叢脞煩碎哉股肱惰懈怠哉萬事墮傾也哉帝拜曰

俞往欽哉

蔡沈曰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臯陶

將欲賡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舜作歌而青

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

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

臣按虞廷君臣相與賡歌以元首股肱為言以

見君臣一體之意君之歌則先股肱臣之歌則

先元首於詠歌驩樂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當

是時也一堂之間君臣之際臣敬君則拜稽以

颺其言君敬臣則致拜以俞其語君臣一心上

下忘勢此虞廷之君臣所以為萬世法而其治

效所以為不可及歟

詩大雅卷阿其首章曰有卷曲也者阿阿大飄風自南

豈弟君子指成王也來游來歌以矢陳也其音次章曰

伴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伴渙優游皆間暇之意。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首終也。

朱熹曰：此詩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首一章總叙以發端，次章言王既伴渙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

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臯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第三章曰：爾土宇既章。明也。亦孔之厚矣。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謂終其身為天地之主也。第四

章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弗祿皆福也。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則純大之福常享而不失矣。

臣按此二章朱熹所謂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

廣王心而歆動之者也。宋儒有言：漢文之待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由是以觀，則知人臣之告君，懼之以禍患，不如歆之以福壽可知矣。雖然，此為人臣告君者言爾。若夫人君畏天命而悲人窮者，固當求賢慕祖，以迓福壽於方來。尤當戒謹恐懼，以消禍患於將萌。二者不可偏廢也。

第五章曰：有馮謂可為，有翼謂可為，有孝謂能事，有

德謂得於，以引導也，以翼持也，豈第君子四方為則

呂祖謙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者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朱熹曰：此章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其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矢陳也詩不多維以遂歌

朱熹曰此章謂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臣按此詩先儒謂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作其卒章所謂維以遂歌猶書臯陶賡帝舜之載歌也則是自古聖帝明王所以敬禮其臣相與游歌者有自來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萬幾之暇條成大誥三編以示天下

臣民其初編之首即託始以君臣同遊為第一其言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搏君之過補君之闕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噫

聖祖之心所以為聖子神孫慮者深矣蓋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分至嚴矧繼世之君生長深宮其於臣下尤易懸絕蓋一日之間視朝之際僅數刻耳退朝之後所親接者宦官宮人所謂賢

士大夫者無由親近也。於是乎發為君臣同游之訓。謂之游者。則凡便殿燕閒之所。禁禦行幸之處。無不偕焉。如臯陶賡明良之歌。召公從卷阿之遊。是已然。尤恐其臣之同遊也。或啓君之怠荒。或張君之滯縱。於是又教之曰。務在成全。其君飲食夢寐。不忘其政。惟務為民造福。捨君之失。搏君之過。補君之闕。又恐其臣不知所以感發而散動者。於是又期之以顯祖宗歡父母榮顯生前流芳後世噫。

聖祖之心。所以感發其臣。而為聖子神孫慮。一何深且遠哉。臣於是尤有以見古今。

聖君賢相。其心千萬世而相通也。何則。召公作詩以臣而告君也。故以壽考福祿之盛。以散動其君之心。俾其興起於善。求賢用善。以為法祖致治之基。

聖祖作誥。以君而告臣也。故以顯榮流芳之效。以散動其臣之心。使其感發於善。盡忠福民。以為成全其君之地。可見君臣之義。千古一心。聖賢之心。萬世一理。後之踐

聖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尚當以

聖祖之心為心居召公之位以從君遊歌者尚當
以召公之心為心臣不勝倦倦

周書召誥今冲也幼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也我古
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蔡沈曰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
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
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
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
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
召公特首言之

按蔡沈言無遺壽考君天下者之要務蓋壽
考之人閱世久而涉歷深於凡前王之政祖宗
之典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當世沿革廢舉之由
莫不有以知其所當然及其所以然如此則是
如此則非如此則成如此則敗如此則治如此
則亂灼然於心胷之間瞭然於見聞之際粲然
於指畫之頃於事有所證非徒為是空言也於
理無所遺非徒為此駕說也人君為治誠能不
遺斯人惟其言之是咨是用則其治效之臻視
夫用彼新造少年不經事者其相去奚翅十百

哉

畢命惟公

畢懋

盛大

德克勤小物

細行

弼亮四世

武

或

正色率下

罔不祗

也

師也

法言也

嘉績多于先王

予

小子

康王自

垂

垂

拱手仰成

拱手

仰成

蔡沈曰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

風采凝峻表儀朝著

謂朝內列位有常處

若大若小罔不祗

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

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臣按史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

不以此易波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

重已乎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

於雍容節廟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

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

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

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

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

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

服吁斯人也其書所謂壽考詩所謂老成人歟

人君誠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綱以

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

強暴之不服哉

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臣按此詩舊序朱熹辨其與詩意不合然以其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載于篇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會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熹曰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

人與國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國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犁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臣按為治之具在人與法而已有人以為咨詢謀為之用有法以為持循憑藉之資用老成之

人行見成之法則凡所以咨詢而見於謀為者皆先王之舊政成憲用之久而事無弊行之習而民相安者由是而循守之以為憑藉之資則可以存國體安民生保天命千萬年如一日也不幸而老成凋喪而先王之舊法幸有存者待循而憑藉之猶可以繫人心延國祚而不至於傾覆苟驟用新進輕變舊法其不至於喪亂也者幾希若宋神宗舍韓琦富弼聽用王安石變祖宗舊法以馴致靖康之禍茲其明驗歟

禮記內則

老五帝憲法三王有乞言

臣按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莫不有養老之禮然其所以養之者有國老焉有庶老焉所謂國老者國家耆舊之臣蓋嘗執政服役食君之祿任君之事者也非徒加之以執漿執爵之儀祝壹祝哽之禮實欲法其善行體之於己以為美德求其善言服之於行以為良法焉中庸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朱熹曰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官盛任使謂官

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

臣按朱熹於中庸或問論勸大臣之道無復餘蘊前編已載之矣茲不重贅夫敬大臣九經之一也敬大臣本於尊賢尊賢本於脩身而脩身則又本於誠焉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心有不誠則所以脩身者無實德所以尊賢者無實禮所以敬大臣者貌敬而心不孚言入而實不繼皆為虛文矣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謂以長繩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撻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

也詳見前編

臣按賈誼此言蓋為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嗚呼誼之此言非特以救當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史謂文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養之云者蓋欲其同入於德善之中而不至於罹吾之法也孟子曰以善養人文帝其廢矣乎

以上敬大臣之禮臣按前編於正倫理已載君使臣之禮而此又有敬大臣者蓋披

所謂臣者通小大而言此則專言大臣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

東洋圖書印

大學圖書館藏

卷之二

東洋研究會圖書印